另一名骑士，席恩知道。他皮肤白暂，蓄着精心打理过的金色胡须，浓密的头发里白色胜过了金色。他的长袍上绣着三个螺旋，一个古老家族的古老徽章。“听说陛下需要我”，他单膝跪地。

史坦尼斯点头，“你要护送布拉佛斯的银行家返回长城，挑六个好手和十二匹马。”

“用来骑还是拿来吃？”

国王没有被逗笑，“爵士，我希望你中午前就离开。波顿随时可能进攻我们，银行家必须回到布拉佛斯。你可以陪伴他度过狭海。”

“如果有战斗，我的职责是在这里为您而战。”

“你的职责是做我吩咐的事情。我有五百名战士和你一样优秀，甚至更好。但是你谦虚谨慎，并且口齿伶俐。这些都会让你在布拉佛斯更加如鱼得水。铁金库对我们敞开了大门，你要去用他们的金币去雇佣船只和佣兵，名声好的佣兵团。黄金团是我的第一选择，如果他们还没有合同的话。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去争议地区寻找。首要任务是尽可能多的雇佣士兵，并从东海望派来给我。弓手也要，我们也需要弓手。

朱斯丁的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一只眼睛。他把头发撩上去，说：“陛下，自由城邦的船长们会加入一个领主的麾下，而不是仅仅一个骑士。我既无封地也无头衔，他们凭什么为我卖命？“

“出一个他们不能拒绝的价格”，国王酸楚地说。“这将会很有说服力。两万名士兵足够了，不要少于则个数字。”

“大人，请允许我直言。”

“有话就说。”

“陛下应该亲自陪伴银行家去布拉佛斯协商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建议？让我临阵逃脱？”国王的脸色阴沉下来了。“我想起来了，这也是你在黑水河之战给我的建议。当战局逐渐不利于我方时，你和霍普催促我返回龙石岛，像一头丧家之犬。”

“我们输掉了黑水河之战，陛下。”

“是，这也是那时你说的。‘我们输了，撤退吧，我们还有再战的机会。’现在你想让我夹着尾巴逃过狭海…“

“是的，重整部队。就像‘苦钢’在红草地之战后做的那样，戴蒙黑火倒下的地方。“

“爵士，不要和我讨论历史。戴蒙黑火是叛党和篡位者，’苦钢’是私生子。当他逃走的时候，他发誓会让戴蒙的儿子坐上铁王座。他未曾做到这一点。言语就像风，刮过海峡的风很少能吹回来。韦赛里斯坦格利安也说过要回来。他在龙石岛从我的手掌心中逃了出去，一辈子周游于佣兵之间。‘乞丐王’，自由城邦的人如此称呼他。很好，我不会乞讨，我也不会再次逃跑。我是劳勃的继承人，维斯特洛合法的国王。我的职责是和我的士兵一起作战，你的职责在布拉佛斯。和银行家一起出发，完成我的命令。

“如您所愿”朱斯丁爵士说

“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战争，”国王阴沉地说道。“在布拉佛斯你可能听到我的死讯。可能这个消息是真的，即使这样，你也要找齐雇佣兵。”

骑士犹豫：“陛下，如果您死了——”

“——你要为我复仇，并且让我的女儿坐上铁王座，或者死在这么做的路上。”